



白唐 徐虹

囚犯和他的妻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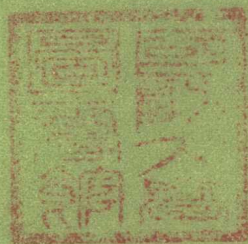




2 033 7555 1

囚犯和他的妻子

白 唐 徐 虹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囚犯和他的妻子

白 唐 徐 虹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32开本13.25印张 2插页302千字

1986年10月第1版 1987年12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20301—27850

ISBN 7—5059—0304—7/I·182

书号：10355·628 定价：2.55元

—

座落在龙沙市中心的米黄色四层市府大楼，跟马路对面刚开业的龙沙饭店十层大楼一比，象个火柴盒子，实在称不上“大楼”了。但三十几年的习惯，人们一时还没想到把它改改名称。“市府大楼”不光是叫顺口了，而且它在人们心里依然是“高”的。看哪，大楼前的幸福大街正是上班高峰时刻，汽车、电车、自行车，夹杂着新近才有的个体户三轮车，一辆挨一辆，拥拥挤挤，走走停停，竟没有一个人敢按喇叭、响车铃！就象市府大楼后面的龙江水一样，默默地向前涌动。敢无拘无束发出音响的，只有被清爽的晨风吹动的浓密肥大的白桦树叶！哗哗哗。市府大楼地处闹市，却是那样的宁静安然，太难得了。

七点半，离上班时间还有三十分钟。五十岁的郭振中，蹬着他那辆半旧的永久自行车，突然离开了自行车道，在市府大楼前的水泥路上滑行了两三米，离门卫还有一段路程，他跳下车，踌躇地站下了。

大门口岗亭里的警卫战士，警觉地透过圆形瞭望窗孔，监视着这位陌生男子的举动。

高挑个头儿的郭振中，双手扶着车把，上身微微前倾，目不转睛地望着大门里面的市府大楼。

大楼沐浴在晨光中。米黄的颜色经过多年的风吹日晒，雨淋雹砸，有的地方变成灰白了。但它的总体却仍是“泰然自若”，只有那镀铜的高大转门，时而向左、时而向右地缓缓摆动。

不知道拨动了郭振中哪一条神经，他痴呆地望着，一动不动。从他那轮廓过分分明的脸上、微微上挑的并不浓重的双眉上，看不出此刻的他，内心究竟是喜还是悲。那向后梳拢的间杂着稀疏银丝的头发，被轻风上下撩动，有一缕被吹到了宽阔饱满的前庭上，他才抬起左手，向后理了两下。他那两只和善、深沉的眸子，也随之眨动起来。把蒙在眼球上的泪花，不易被人察觉的泪花，通过眼球的转动又藏进了眼底。

“七年，整整七年，真是‘天翻地复慨而慷’啊！”他心里叨念着，轻轻地长叹一口气。这时，他已不知不觉推着自行车越过了门卫的岗亭，走上了通向大楼转门、专为首长汽车修筑的水泥路上。

“回来！”炸雷似的吼声，突然从岗亭里传来，随着声音，警卫战士从岗亭里跳出。他一直在监视郭振中的举动，并没干预郭振中的停留和呆望。本来嘛，人家又没往市府大楼扔炸弹，凭啥干预人家呢！可眼下不行了。这陌生男子竟推着自行车，连个招呼都没打，象逛街一样越过了他的警戒线，再不干预就是失职了。这警卫战士腿脚利索地追上郭振中，先伸手下意识向后拽了一下后车架，然后侧退一步，向郭振中敬过一个军礼：“找谁？”没等郭振中回答，向对面的传达室指了一下：“去填会客单！”

郭振中抱歉地向警卫笑了笑：“对不起。我不会客。”

“那，请你出去吧。”警卫向大门外挥着手，“这里不是农贸市场，不是百货商店，这是市府大楼！”他特别在“市府大楼”四个字上加重了语气。不客气地再次向外挥着手。

“嘀嘀——”一辆铮亮铮亮的上海牌黑色小轿车向大门驶来。

警卫战士听到“嘀嘀”声——这“嘀嘀”声象征着权力和

地位，不然，谁敢跑到这里来按喇叭？——真的急了！他急唻白脸地嚷道：“快出去！不要在这里影响交通！”话音未落，汽车“嘎”地一声，在战士身后停下了。

车门打开，约摸在二三十秒钟之后，两条粗短的腿才蹭出车外。跟着是滚圆滚圆的上身，最后是一张满面红光、胖胖的脸和那颗略显秃顶而闪亮的头。他叫冯光——市工交办主任。他用自己创纪录的速度站直身子，满脸堆笑地放开他那洪亮的喉咙：“哎呀呀，郭市长！我晚到了几分钟，你家就锁门恭候了。我接你去了！本来办公厅张主任要去的。我反正得路过你家门口，任务就让我揽下了。”说到这儿，冯光的视线由仰视换成俯视，落到了郭振中手扶的自行车上。接着又是一声“哎呀呀”，“骑啥自行车嘛！往后上下班，有小车接送。副市长了嘛！”他扫了一眼警卫战士，见他不自在地站着，便依旧满面笑容地，“小鬼，发啥楞嘛！把郭市长的车送到存车处去。”他伸出胖乎乎的手，指着大门外岗亭右边的存车棚，向郭振中一个歉意的笑，解释道，“市府大楼的规定，院内不许进自行车。”

警卫战士这次可是向郭振中敬了一个更正规的军礼。不知是出手太快还是别的什么原因，那伸得笔直的中指，竟捅到右眼的眉楞儿上了。他不好意思地挤挤眼睛，咧开稚气的嘴无声地笑了笑。

“请吧！”冯光向郭振中平伸一下手。两人并肩向高大的镀铜转门走去。

冯光比郭振中整整矮一头。别看他又矮又胖，走起路来步子迈得却很有力量，颇有军人的风度。笔挺的米黄色夏装，一尘不染的皮鞋，和郭市长一身半新不旧的灰色的确良制服一比，反差如此鲜明。很难怪警卫战士对这位陌生的市长不够客

气了。郭振中并没意识到自己的着装，象往常一样，神态随和地向前走着。冯光喋喋不休，指手划脚地介绍这座大楼半个世纪以前的初建史，以及三十多年来对它的维修和改造……奇怪，郭振中却一声不吭，就连“噢”“嗯”简单的应酬声都没有。冯光只顾滔滔不绝地讲，全然没有注意到这位新任副市长，眼球上曾经反复涌出而又反复强行咽掉的泪花。……

生活本身有时故意捉弄人。冯光领着郭振中，挨门认识了一下市属各部门领导人办公室，自然也包括工交办主任冯光的办公室。走到哪间办公室，少不了都要听到几句“欢迎”的话，伸手握一握。这么一来，郭振中的情绪反倒平静下来了，暂时忘掉了以往的苦辣酸甜。但他怎么也没想到，就在冯光从他自己的办公室出来，领郭振中走过两个屋门，最后走进“郭副市长办公室”的时候，郭振中竟情不自禁地“啊！”了一声。眼前闪出的金花在旋转翻飞。他赶忙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这次，没有逃过冯光的眼睛，但他却做出了错误的判断：“郭市长，你一定累了。先休息一下吧。”说完，快步退出了屋门。

过了好一会儿，郭振中扶着额头的右手终于动作起来，指头捏着太阳穴，上上下下揉搓了几下。他慢慢抬起头，睁开了眼睛。望着自己办公室的一切，竟无声地苦笑了。

嫩绿色的宽幅织锦窗帘，垂挂在两扇大窗两边。柔和的晨光，透过明净的玻璃，斜射在墨绿色纯毛地毯上。半圆形的茶几后面，一拉溜儿五个单人、双人沙发，成环形摆在房间的一角；对面，宽大的两头沉写字台，闪亮的皮制转椅；靠左墙文件柜边上，侧对着写字台的那个小巧玲珑的玩艺儿是什么？郭振中眯起眼睛看了看，“噢，台式加速器！”他心里说，“难怪室内空气这么新鲜！可当初呢？七年前，整整七年前，同是在这间屋里……”想到这儿，他的心脏不禁“轰”地紧缩起

来。他长长地倒吸了一口气，缓缓地站起身，踩着柔软洁净的地毯，向窗前走过去。中途，下意识地抬起左脚，看了看鞋底，还好，黑色人造革凉鞋平平的软底上，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可以踩脏地毯的东西。他这才放心地迈开双脚，到窗前站下了。

透过粗壮高大的白桦树缝隙，可以看到不足二百米远的龙沙江水，被往来的机帆船掀起的浪花，象一条条雪白的云带悠悠远去。可他，郭振中又象什么也没有看见。他的两只和善深沉的眼睛，跟他刚才站在大门外一样，痴呆地出神，反映着他内心翻江倒海潮的思路，不仅在七年，而是在长达二十五年的人生旅途上，来来回回地奔腾。他想把乱麻一团的思路理出个头绪来，可他——任谁跟他有过类似经历的人都会跟他一样——办不到。……人们的头脑跟生活一样是五彩缤纷的，很少只有一种颜色。尤其在感情的波澜起伏迭宕的时候，水火难容的东西往往同时并存在同一条神经上。谁能设想，荣誉、奖状和鲜花，跟羞辱、血泪、手铐、脚镣联系在一起？可是，此时此刻，郭振中的头脑里……

郭振中痴呆地靠在窗前，一动不动。好安静的市府大楼啊！只听得见窗外白桦树叶响。哗哗哗……

“凭啥不许见？他又不是阎王爷，我偏要见！”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反正太阳把送到地毯上的晨光早已悄悄收走了——，高调的女声突然传进郭振中的耳朵里。他似乎听见了，却又象在梦幻中，茫然回顾：

“这不是我的声音么？是七年前，我自己的声音哪！”他心里说着，“莫非我闹了耳离，出现了幻觉？……”

“咣当！”一声，新油漆过的银灰色房门被推开一条缝。这突然的声响，象刀切一舂，把他纷乱的思绪一下给切断，使他立即回到现实中来。他吃惊地回头望着。

“不让见，没门儿！”响亮的女高音随着推开的门缝飘进屋，与此同时，送进一个被喇叭裤包得紧紧的圆屁股，高大的房门被这女人的屁股最后彻底拱开。她并没有转身进屋，而是脸转外继续打机关枪似地嚷嚷着：“进来，你就进来！有话，有屁放，怕啥！”

“等一等，等我去请示一下，不行嘛？”看不见人，但他那洪亮的声音，一听就是工交办主任冯光。他接下说道，“逐级反映，这是组织原则嘛！何况……”

“何况啥？”女人抬高嗓门打断了冯光的话，一甩披肩长发，背对室内，窈窕的腰肢一扭，又出去了，“等一等，等一等，来过两三趟了，还叫等一等！等到哪天算一站？你还‘何况’啥？”

“请你不要高声吵吵好不好？”冯光近似央求的声音，“这儿是市府大楼，不是俱乐部！何况，郭市长又刚上任，情况总得先熟悉一下，有个轻重缓急嘛！”

郭振中已经听清了这女高音是谁。但他听不明白她和冯光说的是什么事。他在地毯上踱起步来。

响亮的女高音再次传进室内：“冯主任，收起你这套八音盒老调吧！这儿不是俱乐部，更不是文革期间你的造反指挥部，是吧？”她铜铃般咯咯地笑起来。对威严的冯主任敢如此冷嘲热讽，敢发出这样的笑声，这女人不简单哩！笑声刚过，又是她向谁在发号施令：“你属黄花鱼的？干啥老溜边儿？站得那么远干啥？跟我来！”随后是高跟鞋踩在水磨石地板上的哒哒声快速远去。大概是伸手拉人时说的话，声音略微低了些，“别怕！跟我来！”

郭振中莫名其妙地听着，眼睛望着半敞开的屋门。

一阵快节奏的高跟鞋响声迅速逼近。随着一股带香气的旋

风，如仙女下凡，她飘然落在郭振中面前。甜甜的一声：“姐夫！”但她又立即改口，“不，还是公事公办。郭副市长！杜艳春来打搅了！”

郭振中终于坐到他应该坐的转椅上。看着眼前这位四十四、五岁、衣着打扮却永远赶在时代浪尖上的小姨子，发出了他就任副市长以后第一句工作用语：“什么事？”

杜艳春摘下肩上挂着的小巧的白色手提包，扔在沙发上，随即坐了下去。抬起细嫩的手臂，往后理了两下油黑的披肩发。高挑起用眉笔修饰过的细长的眉尖，闪烁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刚要说话，冯光大步走进来，向郭振中说道：“副市长，杜艳春同志要办的事，工交办还没有研究出结果来，她又来……”

“无理取闹，是不？”杜艳春拦腰打断冯光的话，把压在右腿上的圆圆的左腿麻利地挪下来，起身问道，“你有没有结果我管不了，我直接向副市长汇报一下也不行吗？”

冯光被问得哑口无言，藏在比常人厚一半的眼皮后面的机敏的眼珠，放射出思索的目光，胖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就坡下驴道：“行，当然行。你们谈，你们谈吧。”说着，向郭振中和杜艳春点点头，转身大步走了。

杜艳春美丽的瓜子脸上漾出胜利的微笑，长长吐了一口气。同时，禁不住从她那副端正笔直的鼻梁下面，发出轻轻的一声“哼！”旋风般跑到门口，冲走廊喊道：“还戳在那儿干啥？来！”她伸开细长圆润的手臂象跳舞似地打着招呼。

一个穿米黄色西服，结红色领带的中年男子，踏着清脆的皮鞋响声，出现在门口。他略显清瘦的黑红脸上毫无表情。两眼冷淡、迟疑地扫视过郭振中，微微点了下巴。

郭振中礼貌地站起身，眯起眼望着这位陌生的、两鬓不少白

发的客人，向杜艳春：“这位是……”

“姐夫，你不认识他了？”杜艳春马上答道，“他是你过去的老同事司徒高敏哪！”

郭振中浑身一颤。“司徒高敏”四个字，就象电影电视里重复的回响效果，一声比一声更响更紧地敲击着他的耳膜，撞击着他的心房。使他的心脏突突地发紧，周身的血液在凝固。他感到晕眩，感到窒息。脚下的地毯，在他眼前突然变成浓重的云雾，在旋转，在升腾。……

“姐夫，你怎么啦？！”杜艳春看见郭振中脸色突变，额角沁出细密的汗珠，脑门上的青筋在跳，忙走过去扶他坐到转椅上，从裤袋里掏出喷过香水的手绢，帮他擦汗。

司徒高敏在杜艳春眼神示意下，松了松紧系的领带，坐到距门口最近的沙发上，把头埋在微微发颤的双掌之中。

宽大的办公室奇静。只有那小巧的负离子发生器，发出微弱的响声。但这瞬间的静寂，对郭振中和司徒高敏来说，却显得那样漫长！

郭振中毕竟是百万人口的龙沙市副市长了。他强制自己镇静下来。尽管心头仍在狂跳，他硬是挣扎着睁开了发涩的眼睛，望着二十五年前，在决定自己悲惨命运的关键时刻，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毕竟是硬帮帮踩过自己一脚的人。他的思维重新活跃起来：“他突然到这里来干啥？他不是早在二十多年前就离开大陆了吗？他是归国观光，还是回来做生意？又干啥到市府大楼“狭路相逢”？难道他存心在我本来就不平静的心尖上，再插一拳？他是来炫耀自己当了百万富翁？还是……他搬出我的小姨子杜艳春这杆枪要干啥？……难道他成心扮演和别人命运做对的丑角？继续他二十五年前就干过的事情？他……他……”郭振中的脑神经算它一百条吧，每条都在剧烈跳动，跳

得他心里乱糟糟的。

坐在沙发上的司徒高敏，短暂的尴尬已经消逝。他从两个手掌中抬起头，从贴胸的西服衣袋里掏出一只精巧的小梳子，梳拢好刚才被手指挠乱的头发。他没有立即把小梳子收回去，而是放在掌心轻轻摩挲着。黑红的脸上依旧没有表情。两只眼睛毫不回避地望着郭振中，眼神里既没有乞怜也没有杀气，既不和善也看不出敌意。……

站在副市长和不速之客中间的杜艳春，看看他又看看他，竟然忘了自己要说的话。

郭振中陷入了沉思。他的思路回到了二十五年前的一个风沙弥漫的傍晚。

……

二

辽阔无垠的松嫩平原。狂怒的西北风一阵紧似一阵，无情地将大地的尘沙一层层卷起，抛向昏黄的天空。刚刚长到过膝的芦苇和野草，顽强地摇摆着纤细稚嫩的腰身，抗击着风沙的摧残；有的甚至被刮出一缕一缕的根须。春天了，植物却还要反复遭受野蛮的寒潮的折磨！

远远的，迎着风沙，走着三个人。队形始终不变：高挑个头儿的在前，稍矮的两个在后。他们走得很艰难。有时被过猛的风沙顶得只能原地踏步；有时又象背后被猛击一掌，打得踉踉跄跄，象醉汉似的连颠带跑。三人正前方二里远的地方，模模糊糊可以看出，一座围着高墙的孤零零的拘留所，凶神恶煞

般矗立在尘沙之中，等待它的“客人”。

西沉的太阳象一块焦黄的玉米面饼子，收起了它往日的万道金光，默默地下沉，下沉。只有一只断了线的破风筝，在拘留所上空，有如脱缰的野马，忽高忽低、忽左忽右地翻腾，象是为西沉的“玉米面饼子”送行。然后，斜起一只翅膀，一个猛子向走过来的三个人扎下去，不歪不斜，尾巴刚好挂着支撑独木桥的木桩。只有一米五见方的身子颠了几颠，便斜卧在桥板上不动了。两簇彩纸做的风筝穗耷拉到水面，不一会儿，就让飞卷的浪花吞噬了。而风筝身子依靠尾巴的牵扯，却安然无恙地横躺在独木桥板上。

第一个走上桥板的高挑几个子，在风筝前面蓦地站住了。他面庞上尽管蒙上一层厚厚的尘土，但那过于分明的轮廓，深沉、忧郁的眼睛，一下就能认出，是郭振中。他的视线落在风筝上，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大字：“毛主席万岁！”只有“万”字是个窟窿，缺了上面的一横。郭振中看完，下意识扫了一眼手腕上的镀锌手铐，为难地扭回头，看着持枪押送他的两位公安战士。

“咋回事？”紧跟在郭振中身后的战士，警觉地抓住手枪柄问。

“怎么办？”郭振中反问。

“啥咋办？”还是这位战士的问话。

郭振中用下巴指了指风筝上的红漆字：“我走不过去了。”

“混蛋！”最后边的战士突然高声叫骂起来，“你还他娘的电器工程师哩，你还他娘的革新模范哩，纯粹是个胆小鬼，熊包！你再泡蘑菇，老子就不客气啦！快走！你没看见天都擦黑了？走！”他真的掏出了手枪。

“到底咋回事？”跟在郭振中身后的战士口气稍稍缓和些。

“你们自己看嘛！”郭振中强压心头火，直直地站着。

三个人一溜三星，站在不过一尺半宽的桥板上，再让郭振中高大的身板一挡，后面的人什么也看不见。为防万一，又不能和郭振中挨得太近。无奈，骂人的战士只得对夹在他和郭振中之间的战士说：“他要敢狗急跳墙，我的枪就不客气！你趴在桥板上，别掉下去，看看前面到底咋啦！”

中间的战士只好蹲下身子，双手抱着桥板，探出上半身，悬空往前看了又看，回过头道：“我当是定时炸弹哪！原来是一只破风筝！”

“日你娘的郭振中！你成心捣乱咋的？”后边的战士挥舞一下手枪，气乎乎嚷嚷道，“快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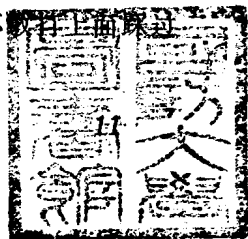
郭振中依旧压着心头火，忍受着不该忍受的耻辱，只是为了压住吼叫的风声，才略微提高了嗓音：“一只破风筝不假，可是我要踩着它走过去，到时候爆炸起来，比定时炸弹还厉害！它是能炸死人的，包括你们二位！”

“你是啥意思？”中间的战士直起身问。

“你看清了，上边写的是啥字！你们敢用脚踩吗？”

两位战士被问得哑口无言。你看我，我看你，半晌拿不出个主意。中间的战士皱着眉头，轻声冲后边的人嘟哝：“蹦又蹦不过去，咋办？反正我不敢踩，我家还有老娘哪。当兵当出个反革命，我的祖坟都得挨唾沫啐，那怎么得了？”

“废物！”最后边的战士气得叫喊着使劲跺了一脚，跺得桥板忽忽悠悠直颤，他险些掉下河去。直着嗓门子喊：“你郭振中算啥电器工程师？脑袋象个榆木疙瘩！你不敢踩上面踩过
去，还不会从它下面钻过去吗？”



“钻？！怎么钻？！”郭振中明白他说的意思，可他心里窝着火，憋着气，成心要整治一下这个一路骂骂咧咧的家伙，还是故意反问。没想到，这骂人的粗黑小伙子还真有鬼点子：

“把它举起来，往后传！你娘的笨蛋！”

郭振中紧板的脸上，突然掠过一丝不知是悲哀还是嘲讽的笑容。他的视线再次集中到几个红漆大字上，一往情深地注视良久，才弯下腰伸出戴着手铐的双手，抓起风筝的骨架，扯断挂在木桩上的红红绿绿的纸穗的尾巴，转身交给了身后的战士。

郭振中没等押送的人发话，迈开大步，踩着一走一颤的木板向对岸走去。这可急坏了那个骂人的战士，他高举着风筝，扯着脖子高喊：“站住！你报丧去！娘的！”见郭振中在桥头站下了，才又冲着手里的风筝，不干不净地说：“娘的，可把你往哪儿放！”

“干脆把它带到拘留所去，骨架还没散，糊补糊补还能上天哪！”向前追赶郭振中的战士边走边说。

“还是少惹事吧。这儿呆着风凉！”粗黑的战士终于想出了办法，把破风筝重新恭恭敬敬地撂在桥板上，接好被郭振中扯断的尾巴。……

郭振中做梦也不会想到，今生今古会穿着两个星期前妻子刚给他买的最新式样四十二号高腰牛皮鞋，走进松嫩平原最大的龙沙拘留所的黑铁大门。他相信也罢，不相信也罢，两扇黑铁大门的一扇，象猛兽吞食已被它咬死的猎物一样，不慌不忙张开巨大的嘴巴，待郭振中进去之后，又咣当一声紧紧闭上了。这撕心裂肺的沉重响声，不由使他心中一颤。由于“怒火中烧”，再恐怖的声响，也就置之度外了。他没有再想过河之后，是怎样绕过大片沼泽地的。戴着手铐的他，在一条

泥泞的路段，居然会想到不要弄脏了新皮鞋，蹦跳着前进，身上都蹦得发了汗。他也忘了是怎样走上拘留所外宽宽的黄色沙石大道的。

春来了，辽阔的松嫩平原，美丽丹顶鹤的故乡，不是遍地鲜花，风吹草低见牛羊么？在这块丰饶的大地上，在狂热的人们高唱“十五年超过约翰牛”的歌声里，会有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么？

有的！你郭振中不就置身其中了么！不然，你为啥怔怔呆立，眼珠子睁得那么大？

直径三十米的圆形天井中心点上，一人高的圆形水泥高台顶部围着灰漆铁栏杆。两名身着绿色军上衣、头戴大沿帽、蓝裤上嵌着半指宽红杠儿的警卫，一个手持上了刺刀的钢枪，另一位肩上挎着冲锋枪，居高临下监视着死静的四周。以这个岗台为交叉点，向外成放射形的“K”字状建筑。“K”字的三道，是从交叉点伸出去的四条近百米长的走廊。走廊只有向阳的一侧，依次排列着编号的二十二间牢房。天井以郭振中刚迈进的朝南的大门为界，每侧两间共四个房间的灰色木门上，有三间写着“管教室”几个黑色大字。剩下的一间挂着一块写有“医务室”的白底红字的木牌。这种十分庞大却便于管理，十分威严却不阴森、照顾犯人能够“采到阳光”的钢筋水泥牢房，在人们高喊“超英赶美”的时代，算得上是先进的杰作了。

郭振中这个年轻的电器工程师，眨了一下被天井上方射下来的强烈灯光刺疼的眼睛，紧板着脸，毫不回避两名警卫投过来的怒视的目光，泰然地环视突然降临在他面前的冷峻的一切。

大门左侧第一间管教室的门无声地打开了。一位中等身

材、长方脸、细白面皮，看上去二十四五岁的管教员，微笑地出现在门口。因为微笑，两只眼睛挤成了一条窄缝儿。薄薄的单眼皮包着鼓突的眼珠，象包着两个黄色的弹球。他悠闲地倒背双手，冲押解郭振中的两名战士拱了拱下巴。目送他们走出大门以后，轻捷地向郭振中走来。距郭振中身后两三步远的地方，他站下了。抬手理了一下梳得十分整齐的分头，默默地望着郭振中的后背，足有两分钟的工夫。他象背不出书来的学生，突然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飞快翻看一眼，又飞快塞进衣袋里去。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平和中透着快慰：“胜败兵家事不期，含羞忍辱是男儿。”两句杜牧的诗一出口，接下说道，“上帝的安排，你也有今天。欢迎你呀，龙沙市劳模，郭一振一中！”

陌生而沙哑的声音，使怔怔而立的郭振中心里不禁一动。“他是谁？”郭振中不得不暂时丢开眼前的一切，急速地翻找脑海里储存的音响。枉然！搜寻不出丝毫记忆。他只得蓦然转回僵直的身子，借助视觉的帮助了。

四只眼睛相对，好一阵儿，郭振中依旧认不出面前这位志得意满、幸灾乐祸的人是谁，不得不失望地叹口气。

“贵人多忘事喽！”这位管教员仍然鼓突着眼睛，“不认识啦？你的手下败将章汉生嘛！”

“唔！”郭振中浑身的毛细血管猛地抽动了一下，倒吸了一口凉气。心里说：“真是冤家路窄呀！”但他马上又在心里做了自我否定，“情场上的对手，过去几年的事了，算啥冤家嘛！”却一句话也没说出口。

章汉生冲管教室招了下手。两名腰挂短枪的狱警走来，问道，“马上提审吗？”

“不，”章汉生诡秘地摇摇头，“他跑了远路，辛苦啦。”